

# 試以「印篆」看篆書的隸變

## The Transi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from Seal Script to Regular Script in Seal Script Signets

黃乾殷

Huang, Chien-Yin

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生

### 摘要

本文主要由印篆去探討篆書之隸變。首先由先秦古璽觀察大篆到小篆的統一。其次再探討秦系印到漢篆的隸變。在先秦文字中共可分為五系分別為：齊系、燕系、晉系、楚系、秦系。其中齊系、燕系、晉系、秦系繼承了大篆系統文字，楚系文字則以簡帛書風格呈現。秦國也有簡帛文字，如：《青川木牘》、《雲夢睡虎地秦簡》、《里耶秦簡》……。而這便可視為秦系文字隸變的開始。而後，秦統一六國，頒布小篆以作為官方通行文字，民間則是延續著使用簡帛文字，稱為古隸。由先秦的璽印可視為隸變的先趨。到了秦國一統，小篆雖為官方文字，但隸變之已經成為一必然性的事實了。最後以漢篆比對《說文解字》中的小篆更可發現文字的隸變。

【關鍵詞】篆書、小篆、印篆、璽印、隸變

## 壹、前言

文字的演變大約可分為篆、隸、草、行、楷五個階段。現今大家以楷書作為主要的溝通文字，而與楷書相近的隸書、行書尚可看懂其文句，但識篆辨草就成了一大難題。今日草書在日常生活中幾乎沒有使用的機會，篆書則在印章用字上被延續下來。

篆書基本上還可細分成：大篆、小篆及摹印篆三大類。大篆廣義而言是與小篆作一對比，凡小篆前的文字都被稱為大篆。小篆中則還細分為秦篆與漢篆，但今日所指的小篆多是針對《說文解字》中所收錄的秦小篆而言。摹印篆或稱印篆，即璽印上所使用的似篆似隸的篆字。

戰國在秦一統全國後，秦始皇頒布「車同軌、書同文」的法令，將各國不同的大篆、簡帛文字全都改為官方文字——小篆，而民間文字則是使用較簡單的隸書。

印篆顧名思義就是刻於璽印上的篆文。篆刻講求篆法、章法與刀法。但觀今日電腦刻印以無刀法可言，而所套用的篆書字型，只是將筆劃拉長、結構改為上密下疏的「楷書」。以「早、首、為、前、人、入、帆」七字為例，套用字形檔後，如下表所示：

	早	首	為	前	人	入	帆
市售電腦篆書字型 <sup>1</sup>	早	首	為	前	人	入	帆
說文小篆 <sup>2</sup>	早	首	為	前	人	入	帆

<sup>1</sup> 市售的篆書字型檔無論是華康、文鼎、金梅、超研澤……或多或少皆有錯字。本文以「華康新篆體」為例。

<sup>2</sup> 本文《說文》小篆以中央研究院所開發之漢字資料庫 2.64 版中提供的「北師大說文小篆」，其正確度較高，凡本文之《說文》小篆皆以此為主，不重注。

在一般的電腦篆書中，有些字呈現出的形體不僅不符合篆書的篆法，更不符合文字學的造字法則。而在小篆未定立的時候，篆書入印時就已經發生隸變，隸變主因有二：一是文字學上的篆法的訛誤，或印文雜以大篆、隸書。二是為了方寸之間的空間布白所產生的增筆、減筆、挪讓、九疊、共用等等技巧，這些則是屬於印章美學上的章法。先秦古璽及秦漢印多為工匠所刻非一般文人印，尚未發展成有系統的美學、章法概念，故本文不論。本文主要以文字學的角度去探討印篆對於小篆之隸變。分為兩點論述。首先由先秦古璽觀察大篆到小篆的統一。其次再探討秦系印到漢篆的隸變。

## 貳、大篆到小篆的統一

大篆相傳為周宣王時太史籀所創的漢字，因為是太史籀所作，故稱之為「籀文」。在《說文解字·敘》中載：

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，與古文或異。<sup>3</sup>

後來大篆廣義的成為小篆之前的文字，不只籀文，舉凡甲骨文、金文、古文、石鼓文等等都被稱為大篆。

除了在龜甲、獸骨留下文字外，在璽印上所留下來的文字除了在中國藝術史、書法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外，在文字學史上也是十分重要的歷史資料。在中國最早出土的璽印是在殷商安陽三璽<sup>4</sup>，這三方璽印形式類似，皆為銅製、鼻鈕扁平、印面呈方形、朱文，以具後世璽印之特徵。林文彥在其《印章藝術》一書中認為

<sup>3</sup> 引自（東漢）許慎撰，（清）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十五卷上，八。（台北：黎明出版社，2006年）頁757。

<sup>4</sup> 參考自陳星平：《中國文字與篆刻藝術》（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頁73。

這三方印可以看作是氏族與氏族之間所持用的「節」，有著區別、象徵等涵義，並可以作為先秦「璽節」持信、憑證作用的萌芽基礎。<sup>5</sup>殷商安陽三璽如下圖所示<sup>6</sup>：



亞禽氏



子亘印（抑）直（埴）



瞿（瞿）甲

而關於這三方殷璽，究竟是何時製造、何時出土？又怎麼會輾轉流落到古物商、拍賣市場？正因這些問題，印學史上常常對是否有商璽的問題進行爭論，皆是因為目前出土的商璽只有這三方並不多見其他可作對比的例子。

到了周朝，尤以戰國時期發展為最，這些通稱為「古璽」，泛指秦以前的官私璽印。<sup>7</sup>在何琳儀的《戰國文字通論》一書中，更將戰國時期的璽印依地域分為五系。他說：

一系之內既可以是一個國家的文字，如「燕系文字」、「秦系文字」；也可以包括若干國家的文字，如「齊系文字」、「晉系文字」、「楚系文字」。<sup>8</sup>

以下將對戰國五系的印文文字特色作一介紹，並舉例說明。

<sup>5</sup> 引自林文彥：《印章藝術》，頁 100—101。

<sup>6</sup> 以下三圖引自林文彥：《印章藝術》（屏東：屏東縣立文化中心，1999 年），頁 100。

<sup>7</sup> 參考自羅福頤：《古璽彙編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8 年），編輯說明，頁 1。

<sup>8</sup> 引自何琳儀：《戰國文字通論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 年），頁 16。

## 一、齊系

在戰國古璽中風格較為特異，印文多白文。方形官璽會有一突起的方楞，世稱「上出」。有些文字會加以贅筆，作為裝飾。如下表所示：



易都邑堅遜之鉢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0198



陳搏三立事歲右稟府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0290



執關《古璽彙編》編  
號0172



王齊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0608



陳忻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1472



陳王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1468

齊系文字在春秋時期沿襲了西周大篆的形體，整體風格呈現出一種樸茂圓融的氣象。到了戰國初期的漸漸轉變成為一種清剛勁邁、以縱長的平行線為主的齊系文字典型，以方筆為主，短而有勁的橫劃，配上舒展的豎劃，輔以點飾的綴筆。形成齊系文字的一個特點。

## 二、燕系

官璽朱文多長條形，轉折多圓筆；白文有「方頭尖尾」的特殊風格。最有代表性的是一方邊長 6.7 公分的方形朱文烙馬璽「𨾏（日庚）都萃車馬」，是目前最大的戰國古璽。如下表所示：



𨾏（日庚）都萃車馬  
《古璽彙編》編號0293



外司聖鐙  
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0365



中軍車馬  
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0368



杞湏都米粟鈐  
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0287



𨾏都市鐙  
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0292



𨾏都左司馬  
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0050



𨾏都右司馬  
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0061

燕國長期偏於一隅，居於北方，與中原各國少有交流。燕國的文字很有特色，銘文中用刻鑿的方式，以挺健短直的線條為主，結構外形方整，時有小的三角形結構，造就出即穩定又空靈的內部空間，而這點在古璽中亦可見到。

### 三、晉系

與齊系不同，印文多為朱文，較常見的官名有：司馬、司寇、司工、嗇夫等等。白文一方「兕（匈奴）奴相邦」是趙王頒給匈奴的官璽。如下表所示：



兕奴相邦  
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0094



春安君  
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0005



女陽市  
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0332



陽成冢  
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4047



右司馬  
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5708



高志司寇  
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0070



司工  
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5544



公嗇夫  
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5708

春秋之際，晉國為五霸之一，是中原的強國。戰國時代因三家分晉，成為趙、魏、韓三國。而三個國家都躋於七雄之列，其文字上也顯現出以三晉為代表的獨特風貌。春秋早中期晉國與齊國一樣都是對於西周書風的繼承。直至春秋戰國之際的《侯馬盟書》、《溫縣盟書》大量出土，這是目前發現最早的規模較大的春秋戰國文字墨蹟。戰國晚期中山王三器是刻鏤金文的典範，字體修長，既保持晉系豐中銳末的特點，又融入了一定的裝飾筆致，從而成就一種爽利雋美的風格。



#### 四、楚系

較之其他宗法西周文字的國家，楚系文字帶有明顯的反叛性與表現性，在西周晚期的《楚大林鐘》、《楚公逆罇》二器就已顯露出反叛西周正統書法的端倪。此後經過一個時期的醞釀，一種全新的體態修長、婉轉多姿、極富裝飾意味的文字。楚系文字較偏向簡帛書系列文字，以弧線圓轉為多，偶而出現方筆，是楚地特有的風格。如下表所示：



郢辱汜傳錄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 0288



大賁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 0127



陳之新都  
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 0281



得  
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 3593



士君子  
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 4733



恆  
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 5700

目前出土的簡帛書墨蹟，最早始於戰國初期。而戰國時期的墨蹟，以楚簡、楚帛書為大宗。簡帛中的文字，是以手書墨蹟與西周金文以來的篆書系統不一樣。簡帛文字可說是成為後世隸書筆法，甚至是草書筆法的先趨。



在篆書系統中，文字表現出一種靜態感，線條間無明顯的提按頓挫與速度的變化。而簡帛中的文字則表現了一種律動，有明顯的頓挫和速度變化。由此我們可以得知簡帛文字已經從篆書的筆法中發展出來，成為後世隸、草、行、楷的筆法的來源。

## 五、秦系

秦系文字是區別其他各系的一個獨立系統。在書法上表現出對西周正統的繼承，較之楚系的反叛性、表現性，呈現出一種保守而穩定的氣象，如：石鼓文、秦公大墓石磬刻字等等。從春秋戰國的秦金文、大篆，一脈相傳直到統一後的小篆。

秦系文字特色一般皆會提出來與後來秦朝的小篆作比較，其中存在著三種關係：首先，秦系末期的文字即為小篆的前身；其次，秦國的民間裡有些字和部首的寫法古於當時的官體；甚至出現隸變的現象，有些文字的部首的寫法簡於當時的官體，也簡於後來秦國所制定的小篆。如下表所示：



王戎兵器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 5707



顓里典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 3232



倉事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 5561



敬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 5049



金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 5410



師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 5487



從志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 4340

除了上述的古璽承襲周朝的篆文系統。另有秦國簡帛的文字，從《青川木牘》到《雲夢睡虎地秦簡》再到《里耶秦簡》……直至漢隸，隸書的演進由此一脈貫通。秦系的文字在漢字發展史上佔有至關重要的地位。

戰國文字通稱大篆，樣貌多變，可於上文中見。而小篆為秦始皇統一六國後，命李斯、趙高、胡毋敬將各國不同形體的文字作整理簡化，並加以統一，做為全國通行的文字。《說文解字·敘》曰：

秦始皇帝初兼天下，丞相李斯乃奏同之，罷其不與秦文合者。斯作《倉頡篇》。  
中車府令趙高作《爰歷篇》。大史令胡毋敬作《博學篇》。皆取《史籀》大篆，  
或頗省改，所謂小篆也。<sup>9</sup>

秦雖制定了全國統一的小篆，但因其構形困難、複雜，不易學習，遂又命獄史程邈去其繁複的篆文，將其圓轉的筆畫改為方折加以省變，成為隸書。於是秦朝在官方的使用文字為小篆，而民間普遍使用隸書。這種由篆書便成的隸書過程的一種訛誤、省變和一般的形變稱為「隸變」或「變隸」。<sup>10</sup>

<sup>9</sup> 引自（東漢）許慎撰，（清）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十五卷上，十。頁 758。

<sup>10</sup> 參考趙平安：《隸變研究》（保定：河北大學出版社，2008 年），頁 3。

## 參、隸變的影響

隸書大致上可分為：漢隸、漢隸前的古隸、及今隸（楷書）。而隸變正是指從古隸到今隸的演變。「隸變」一詞最早出現在（唐）玄度的《九經字樣》<sup>11</sup>，此書是一本字書，書中多次使用「隸變」一詞，來說明文字的前後演變差異。隸書的演變由來據《史記·正義·論字例》中提到：

程邈變篆為隸，楷則有常，後代作文，隨時改易。<sup>12</sup>

而文字演變斷不可能由一人一時之工完成，故其說不可信。在趙平安的《隸變研究》一書中將隸變分為四個階段：首先，隸變始於秦文字。其次，隸變始於戰國中期。再次，隸變是小篆到隸書的演變。最後，隸變的下限在今隸。<sup>13</sup>這是較為可信的論點。

今從出土的文物來看，史籍所記載的程邈變篆為隸的功勞，應當是在於整理、規範民間流傳的隸書，並獲得秦始皇的認定而加以推廣。從《雲夢睡虎地秦簡》、《里耶秦簡》等等眾多秦簡墨蹟中，見不到類似於嶧山、泰山、琅琊臺等刻石那樣的標準小篆。這就表示小篆在秦代只用於重要的場合、事件用來刻石昭告天下，以彰顯國家莊嚴盛大的氣象。而實際日常生活廣泛應用的，應是出土的秦代簡帛、古隸。

戰國中期時，秦國在商鞅進行變法後逐漸富強，漸漸向外擴展疆土。秦國將佔領的地區實施秦國的制度、文化，並且強制性的使用秦文字，而從秦系的古璽中便可見到最早古隸的影子，如下表所示：

<sup>11</sup> 引自趙平安：《隸變研究》，頁 1。

<sup>12</sup> 引自（漢）司馬遷撰，（劉宋）裴駰集解，（唐）司馬貞索隱，（唐）張守節正義：《史記》（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05 年），頁 1367。

<sup>13</sup> 參考趙平安：《隸變研究》（保定：河北大學出版社，2008 年），頁 6—10。



駘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 5535



公耳異



公孫麟



騎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 5528



思言敬事



發弩



軍市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 5708



祿《古璽彙編》  
編號 5423

首先從〈駘〉、〈公耳異〉與〈公孫麟〉三印的印文來看，駘上的「厶」(ㄩ)及公下的「厶」(ㄩ)都作成「△」、「○」或「□」形。公作為以「口」形呈現在大篆、簡帛書中即出現以下形體：𠂇、𠂈、𠂉、𠂊、𠂋、𠂌……，到了隸書更是明顯成為：𠂍、𠂎、𠂏。<sup>14</sup>駘的「台」在先秦多作：𠂐、𠂑、𠂒、𠂓、𠂔、𠂕……，上頭的「厶」形並無以「△」、「○」或「□」形呈現，而到了隸書才成為：𠂖、𠂗<sup>15</sup>，所以這裡已經有隸變的前兆。







其次〈公孫麟〉與〈騎〉兩印的「奇」，一從「人」形，一從「𠂘」形，兩文皆大篆形，而隸書多從大篆形「𠂙」，作：𠂚、𠂛、𠂜。<sup>16</sup>

















再看〈思言敬事〉與〈發弩〉兩印，敬與發字的「攴」(攴)、「攴」(攴)下

<sup>14</sup> 引自(清)顧藹吉：《隸辨》(台北：世界出版社，1977年)，頁9。

<sup>15</sup> 引自(清)顧藹吉：《隸辨》，頁117。

<sup>16</sup> 引自(清)顧藹吉：《隸辨》，頁34。

方的「又(𠂇)」皆省成隸書樣式。弩字之「女」在先秦篆文、簡帛書作：、、，隸書為：、。而《隸辨》中更是明確的指出：「女，《說文》作女。隸變如上（）。」<sup>17</sup>

最後〈軍市〉與〈祿〉兩印更是直接與隸書形近。「市」字在先秦篆文、簡帛書作為：、、，下從「巾」不從「丨」，隸書為：、、、。在《隸辨》中說：「《說文》作市。隸變作市與𡗗市字相類，惟上從點，差有別爾。」<sup>18</sup>另「祿」旁之「糸」在先秦篆文、簡帛書作為：、、，隸書則為：、、、、、。《隸辨》中說：「《說文》作祿。隸省做祿。」<sup>19</sup>由以上可知隸變後的文字呈現越來越多種型態。而這些形態也漸漸的融入了以篆文為主的璽印中。

在秦滅六國後將各國不同的文字統一，推行小篆作為官方文字。秦始皇在位期間曾多次東巡，並於嶧山、泰山、琅琊臺等處命李斯刻石以記功頌德。故篆法嚴謹，呈現一種莊嚴肅穆、氣派宏偉的感覺。

秦始皇除了「書同文、車同軌」外，也對印章制度做出修改，春秋戰國時璽印多做「鉞」<sup>20</sup>。秦始皇明確規定「璽」為帝王專用，臣子只能用「印」，或以官職稱之。據《宋史·輿服志》中載：

秦制，天子有六璽，又有傳國璽，歷代因之。<sup>21</sup>

除了帝王璽、傳國璽較為講究外，其他的印章乃一般工匠所製，篆法漸漸受到民

<sup>17</sup> 引自（清）顧藹吉：《隸辨》，頁 360、361、934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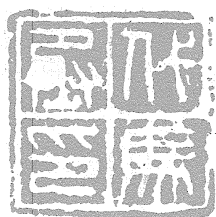
<sup>18</sup> 引自（清）顧藹吉：《隸辨》，頁 347、886。

<sup>19</sup> 引自（清）顧藹吉：《隸辨》，頁 639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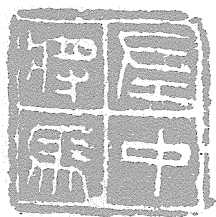
<sup>20</sup> 鉞或作鉞、鉞，皆為「璽」之異體字。

<sup>21</sup> 引自（元）脫脫撰：《宋史》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1980 年），頁 3581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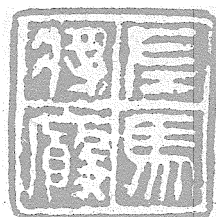
間隸書的影響。下圖以秦官印為例：



代馬丞印  
《篆刻入門》  
頁 18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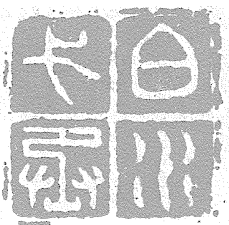
左中將馬  
《篆刻入門》  
頁 18



左馬將廐 (1)  
《篆刻入門》  
頁 19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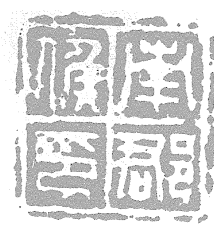
左馬將廐 (2)  
《篆刻入門》  
頁 19



白水弋丞  
《篆刻入門》  
頁 19



離丞之印  
《篆刻入門》  
頁 18



南郡侯印  
《篆刻入門》  
頁 18

從這些印中更可清楚看出明顯受到隸變的形成。




首先，從〈代馬丞印〉、〈左中將馬〉與兩方〈左馬將廐〉，從此四印中可看出受隸書影響深的是「馬」一字，秦小篆制定為「𠂔」，而印中馬以漸漸走向隸書的形式：𠂔、𠂔、𠂔、𠂔、𠂔。《隸辨》中說：「《說文》作𠂔，象形。隸變如上（𠂔）。」<sup>22</sup>

其次，〈左中將馬〉與兩方〈左馬將廐〉三方之「將」正好作一對比，「月」篇旁，秦小篆作「𠂔」，將作「將」。在三方的「將」字中可發現，「月」的豎劃漸漸趨向往右下勾回，正是受隸書影響的變化：𠂔、𠂔、𠂔、𠂔、𠂔。<sup>23</sup>

<sup>22</sup> 引自（清）顧藹吉：《隸辨》，頁 427、912。

<sup>23</sup> 引自（清）顧藹吉：《隸辨》，頁 232。



最後，從〈代馬丞印〉、〈白水弋丞〉二印中「代」、「弋」字，秦小篆作「代」、「弋」，兩印中印文橫畫已趨於平整。近於隸書字形：<sup>24</sup>、、<sup>25</sup>。

另外，在〈左中將馬〉一印「中」字，是否隸變尚有爭議。對比大徐本與段注本兩本《說文解字注》之差異。中，大徐本作「中」，從口（口）從丨；而段注本作「中」從口（口）從丨，兩人之解釋都有其道理。觀此印文從口（口），很難說是從口（口）隸變而來。

到了漢朝時期隸書已經相當成熟了。東漢，許慎有感於隸變對於六書的造字法則嚴重破壞，於是作《說文解字》一書，利用小篆與古籀來解字之本意。《說文解字·敘》曰：

諸生競逐說字，解經誼，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，云：「父子相傳，何得改易！」乃猥曰：「馬頭人為長，人持十為斗，虫者，屈中也。」廷尉說律，至以字斷法：「苛人受錢，苛之字止句也。」若此者甚眾，皆不合孔氏古文，謬於《史籀》。<sup>26</sup>

漢朝因今古文之爭，為解古文經典，於是眾多學者開始投入文字學，文字學便興盛起來。但當時有許多人直接以隸書，或以望文生意的方法來解字，造成許多的笑話。於是許慎作《說文解字》一書，以解文字之本意。











到了清朝大量金石碑版出土，文字考據學遂又興起。文字學家沙青巖為了使人更加容易明白小篆的構形，特地在他所編纂的《說文大字典》中附錄了〈說文

<sup>24</sup> 引自（清）顧藹吉：《隸辨》，頁 752。

<sup>25</sup> 引自（清）顧藹吉：《隸辨》，頁 551。

<sup>26</sup> 引自（東漢）許慎撰，（清）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十五卷上，十九、二十。頁 762—763。

篆法韻歌訣》。其目的就是使人要認識楷書相近，小篆形體相異，或一些特殊的小篆正確寫法。如：「奉奏春秦泰，篆來首不侔」，「奉、奏、春、秦、泰」五個字的楷書字首都是從夊，而他們在許慎《說文解字》中的篆書字首形體皆殊異。在對比《金石大字典》後，發現這五個字在漢篆當中的隸變更加明顯，如下表所示：

	奉	奏	春	秦	泰
說文小篆					
《金石大字典》 <sup>27</sup>					

由上述可知到了漢朝，除了「奏」目前無隸變後的漢印可佐證外，其於皆隸變改為似於楷書形體。現今漢篆可以從漢碑、漢印、漢磚、封泥或瓦當中見到。向上追溯，隸變的發生甚至早在戰國中期的秦國就有跡可循了。

## 肆、結語

由先秦各國不同的大篆文字，到了秦統一六國頒布小篆作為官方文字，而秦

<sup>27</sup> 引自（清）張謐等編：《金石大字典》（台北：宏業出版社，1978年）。奉，頁148。奏，頁149。春，頁282。秦，頁408。泰，頁333。

小篆現今仍可見為秦始皇命李斯所書的《嶧山刻石》、《泰山刻石》、《琅琊臺刻石》等等。

西漢初期仍然沿用秦篆刻石的風格，形成了篆隸融合的漢篆。到新莽時期開始產生重大的變化，產生了我們所認知的蠶頭燕尾、點畫波磔的寫法，到東漢時期，隸書更加成熟，產生了眾多風格，並留下大量石刻。如：《張遷碑》、《乙瑛碑》、《曹全碑》等等。

從大篆到小篆，再由小篆演化到成熟的漢隸，這可視為文字發展的一大進步。古時候，璽印是用來代表一個人的身分，於日常生活使用平常，而今出土的文物也相當的多。本文便以出土的璽印輔以當時使用的文字，是以印篆來看篆書的隸變現象。

這與文字學、篆刻學及出土的資料有著重大的關係，本文雖有提及，但有些本身即是龐大的主題，涵蓋複雜的背景，不是三言兩語可以道盡。例如：秦漢古璽是否以有美學觀念用以增筆省筆、隸變後的文字是否為無規則的突變等等問題。若從上述不同角度做更進一步的討論，則本文還有增刪修定的空間，這些都是日後可再深論的議題。

## 徵引及參考文獻

### 一、專書

#### 古籍

〔西漢〕司馬遷撰，〔劉宋〕裴駟集解，〔唐〕司馬貞索隱，〔唐〕張守節正義：《史記》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05 年。

〔東漢〕許慎撰，〔清〕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台北：黎明出版社，2006 年。

〔元〕脫脫撰：《宋史》，台北：鼎文書局，1980 年。

〔清〕張謩等編：《金石大字典》，台北：宏業出版社，1978 年。

〔清〕顧藹吉：《隸辨》，台北：世界出版社，1977 年。

#### 近人著作

王北岳：《篆刻藝術》，台北：漢光文化出版社，1985 年。

何琳儀：《戰國文字通論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 年。

辛農：《中國印譜》，台北：地球出版社，1990 年。

服部畊石：《篆刻字林》，東京：三圭社，1976 年。

林文彥：《印章藝術》，屏東：屏東縣立文化中心，1999 年。

馬場雄二著、王秀雄譯：《美術設計的點・線・面》，台北：大陸書局，1977 年。

陳星平：《中國文字與篆刻藝術》，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2005 年。

曾紹杰：《鈇印精選》，台北：曾紹杰，1986 年。

趙平安：《隸變研究》，保定：河北大學出版社，2008 年。

叢文俊：《中國書法史：先秦、秦代卷》，石家莊，江蘇教育出版社，2009 年。

羅福頤：《古璽彙編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8 年。

### 二、學術論文

#### 期刊論文

杜忠誥：〈說隸書〉，《藝壇》，第 131 期，1979 年。頁 243—277。

林文彥：〈古璽掇遺〉，《書畫藝術學刊》，2006 年。頁 95—120。

林進忠：〈戰國楚璽藝術賞析〉，《印林》，第 17 卷，第 1 期，1996 年。頁 25—38。

游國慶：〈楚帛書及楚域之文字書法與古璽淺探〉，《印林》，第 17，第 1 期，頁 2—24。

### 學位論文

許仙瑛：《漢代瓦當研究》，台北，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05 年。

連蔚勤：《秦漢篆文形體比較研究》，台北，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10 年。

莊哲彥：《古璽章法於閒章篆刻之創作研究》，屏東，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視覺藝術所碩士論文，2008 年。

